仲特有地之大夫耳而官事不攝正禮運所謂大夫具官非禮而亂國者也孔子雖止言其祿耜之侈而或人乃復以為知禮乎哉

有反坫

坫有四以土為之崇坫康圭所以奠玉也此在反坫南士於坫一所以庋食也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執以待於西坫南坫之在堂隅者也反坫出尊是為反爵之坫蓋兩君相見於廟尊於兩楹之間而反爵之坫出於尊南故

姓也然按經文及三傳未有稱吳孟子者

鄉黨

或疑孔子雖少孤顏母在堂有年伯兄殘疾亦未聞不壽事親從兄之義篇中不及何也愚意鄉黨一篇門人特記其所及見者耳孔子之於嫡母病兄記者殆未之或見歟

立不中門

出由西在闑之西自內視外則闑右也入由東在闑之東

周禮玉人曰璪圭璋璧琮以順聘典瑞亦云則聘賓所執降其君一等璪之而已不用君之所執桓信舫縠蒲璪文飾也

紺緅

鍾氏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此染黑法紺其四入歟玄其六入歟爾雅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此染歟蓋以纁入赤則為朱以纁入黑則為紺以紺入黑則為緅緅是三入赤再入黑

黑少赤多如爵頭然若將緇比纁則又黑多矣故巾車鄭註又云崔黑多赤少之色非絳色也縓赬纁同曰淺絳朱曰深纁絳近於朱以飾練服可乎鍾氏註緇今禮俗文作爵巾車疏崔即緇也竊疑絳字當作崔想是傳寫之誤

瓜祭

邵公士堯視學江南以瓜祭命題不依陸氏愚按禮有瓜祭上環之文則如字讀似亦可通但句法生澁耳

如會同

玩如字即從宗廟之事中揩出冠義重冠故行之於廟註云古者重事必行之廟中昏禮納采至親迎皆主人筵几於廟聘禮君親拜迎於大門之外而廟受爵有德祿有功君親策命於廟喪禮既啓則朝廟皆所以示有所尊而不敢專也愚按秋官大行人諸侯朝天子各服冕服廟中將幣三享覲禮侯氏事畢乃右肉袒於廟門之東天官疏時見曰會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

公山弗擾

按哀公八年吳將伐魯叔孫輒以為可而不狃責之則其初帥賢人以襲魯想是叔孫輒主謀耳及使不狃率師故道險從武城賢於陽貨之請齊伐魯遠矣宣尼欲應其召庶幾公室可張耶然度其不足有為東周無與故卒不往也潛見飛躍與時偕行渾身是易

多學而識章

史記以此屬上章為一時之語愚按其意義與上全無

春官鬯人凡祭祀而讓釁共其雞牲夏官凡祈珥共其羊牲秋官士師之職凡刲珥用奉犬牲雜記門夾室皆用雞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或成則釁之以豭豚成廟則釁之中屋南面刲羊未有用牛馬者蓋釁之為禮也小矣後世以牛釁鐘而甚者叩人鼻以珥社禮安在乎

滕文公

按左傳成十六年滕文公正義曰杜世族譜成公是文公之子成公滕子原也卒於昭

公三年成公前後有文公祖孫同謚文王文公父子亦同謚

惟士無田

禮書引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而註云紲士無圭田本之賈公彥疏也然上文既引卿以下必有圭田若士獨見紲矣以云必有哉且孝親之心同士獨非人子也歟而乃見紲也先王之制與後世職分田必不同矣此當指士之失位者本有而無故不敢以祭而足弔

大夫有賜於士

集註陽貨於魯為大夫或疑貨欲更季氏而未能孔子寧肯如其意而大夫之然考大記公之喪大夫俟練集註家臣稱有地之大夫為公有地大夫之喪其大夫與士治其采邑者皆来奔喪是貨亦得稱大夫矣

大孝終身慕父母

内則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

父母之身終其身也疏云父母雖沒終竟已身而行孝道與親在無異

班爵禄章

職方氏賈疏云王制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此是夏制五等爵三等受地殷湯承之合伯子男為一惟有公侯伯三等爵三等受地與夏同武王伐紂增以子男爵地與夏同以九州之界尚狹故也周公攝政六年致太平遷大九州五等受地故此及大

司徒職皆云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周公變殷湯之制雖小國皆百里待有功乃益之地公有功益滿五百里侯有功益滿四百里伯有功益滿三百里子有功益滿二百里男有功只得百里更有功乃更進之與子爵然則孟子所言畧據武王初封時後或有功漸加也虞虢舊是殷之公至周仍守百里地無功也有功無功加多加少有籍可稽至戰國時各相吞并因去其籍而自託於有功加地之說憑何稽攷

故孟子不依周禮非不信時君之託於周禮也夫有功加地安有遂至千里者哉

子男同一位

周禮四傳儐公一儐侯一儐伯一儐而于男則共一儐亦以其位同也

小弁

朱子釋詩以小弁為宜自作註孟子則以為宜白之傅所作想是恐人以宜白為可法耶蓋子輿只是論詩

欽定四庫全書

十三經義疏卷十

公羊傳

隱公

華亭吳浩撰

春秋藉位於魯以託王義

傳云王者孰謂謂文王也疏乃云藉位於魯以託王義乎此正所謂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也諸侯不得專封

而春秋乃王魯乎又云奉天命而制作何以讓之有聖人氣象乃如此矜高乎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穀梁訓伯為長左氏改伯為侯公羊則云無聞焉耳不知闕如是為信史　程子曰闕文也當云紀侯某伯莒子

即是尊魯為王之義

魯獨書薨不與外諸侯同以見之君痛之作小毀壞之

辭尊之也天子書崩不與魯同以君之君痛之作大壞之辭益尊之也名分秩然邵公妄謂春秋王魯疏乃曲狗之耶

桓公

置上則嫌為事出置下則嫌無天法可以制月

置上置王於宋上也置下置王於春下也王無遇事春可制月故以為嫌

曰不如勿嘗而已矣未是始殺何嘗之汲汲莊八年曰
師病矣公羊慣用此句法
莊公
託生於魯故言內
孔子魯人以魯人書魯事傳故謂之內何必託王焉而
後可云內乎
託待陳蔡為留辭
為留辭為遲留之辭耳實非遲留也下祠兵傳註亦云

為久稽留之辭疏云託陳蔡以辭之是辭汲汲之譏非邵公本旨而義亦可通所以託為遲留之辭者欲辭汲汲之譏也

論德則文兄桓弟

繁露所云似與孔子論桓文背

榮見遠也

魯為三國所伐何榮之有邵公如此解者蓋以曲全公子結之專盟云耳

逐羈而納赤胡傳据管子作郭亡如梁亡例其庶乎

閔公

齊仲孫來

仲孫名湫齊大夫也來者省魯難也左氏有傳胡氏從之而子女子以為其諸我仲孫歟亦疑詞耳蓋以慶父弒閔公而復出奔苔知其如齊後來魯矣顧此經前後皆稱慶父何以此處獨改稱仲孫仲孫非慶父可知也慶父來不書者惡其來則閔公不至見弒矣

當時魯君臣曷不深拒其來乎相恐為國而冤之乃至於不可恐噫

僖公

必昏髦不任使

按晉於魯僖二年假道四年取虞則焉齒固長矣而言亦已長者含吾臣之齒已長一層答荀息而云然知其戲荀息也如疏所云則譏也而非戲矣似非傳意

明當封為附庸

竊疑經及其大夫苟息言及者見臣不棄其君君得有其臣相從地下恩誼關切耳何氏以魯為始受命王故前註云當封孔父為附庸而此疏遂沿其誤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姜氏會齊侯然後魯侯得釋見齊桓執非其罪憐女子之請而後釋之僖公藉夫人得歸而不能討滅項之臣均之失政刑也於姜氏似乎無譏夫既見執父猶在魯而不往乞恩非人情亦豈天理乎

壬申公朝于王所

傳云其日何錄乎內也蓋以公獨能朝為合理而詳錄之穀梁所謂主善以內也註乃云危錄內再失禮將為有義者所惡豈反以不朝者為有義乎書王所天子以天下為家無遠而非其所也

盟于翟泉

大全吳臨川曰嘗謂齊桓之霸至葵丘之盟一盛而即漸衰矣愚按上文云吳臨川蓋以晉文不如齊桓也

孔子承文王春秋者文王之道也文王為周祖其法度周天子所當守而魯亦文王之後也文王不為天子魯侯亦可取法焉東周之志蓋以周雖東遷能守文王之道猶岐周也或魯能上法文王則周道復興於東亦東周也志在春秋其斯之謂歟而說者以春秋為黜周王魯彼亦知春秋一書乃所以道名分乎

欲天下之一乎周也

註云周公德至重功至大嫌之魯恐天下回心趨向之

故封伯禽命使遥供養死則奔喪為主所以一天下之心於周室審如是是成王以權奸視公也按傳云周公曷為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則是不欲之魯出於公之心而公之忠貞益白矣

宣公

養牲養二卜

註云二卜語在下蓋以五字為句也竊疑當作四字句卜字連下帝牲不吉為句

於文則無罪

赤文公嫡子也仲遂實弑之猶曰於文無罪乎

萬入去籥

公羊高云萬者何干舞也按子元振萬文夫人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則萬為武舞公羊之說其然乎而朱子註詩則曰萬者舞之總名是不論文武皆名萬矣故下章又有執籥秉翟之說詩緝詩記皆同且考仲子之宮將萬焉而問羽數文舞亦名為萬信矣然則經書

萬人譏樂之不去書去籥見干之不去干羽并入而留無聲之干恐人聞之而猶不能自禁也

萬者何干舞也

何氏引春秋說文謂武王以萬人服天下民樂之故名萬蹈既知武王一會八伯諸侯人數豈止萬而已而又云蓋以萬是總名故据以言夫億亦總名曷不言億乎凡舉成數而言特稍有參差耳輾轉附會支離甚矣

邊垂之臣以干天禍

師赴之使退一舍而後平宋所欲也故書及夫元以不假道殺強楚之使至於食子析骸幾亡而乞盟子反疎而被赴未告王而擅及宋平故皆書人公羊以平者在下而貶之子反固宜貶矣華元奉使以舒難夫何貶

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

圍選家作圍以圍人牧馬故也今閱註疏圍也非圍也蓋指被圍者言領下二事若作圍則使肥者句另起文氣便縮

黜而新之

曷言新周以成周而忽名東周則新矣傳云新周也者見非外災叱也望其中興如宣王而乃遇夫災故痛而書之也春秋以道名分奈何以周不復興而黜之

歸父還自晉至檉遂奔齊

大全汪氏曰歸父苟能不避谷鉏之誅而歸復命於殯斯為盡人臣之職矣竊疑歸父不得以克黃倒克黃之事由君君天也復命而死死於天也歸父之逐由於季

氏歸而為文子所殺不反重新君之過乎

成公

欺三軍者其法奈何

註云顧問執法者愚按郤克之問承逢丑父言之後似可作嚇丑父之詞曰法斬三字亦可作丑父答語頗覺聲口剛勁千載下凜凜如生

故去葬使若非伐喪

竊疑已書鄭伯費卒晉之伐喪明矣雖去葬誰不知其

伐喪也者奚以為中國諱且奚必為中國諱然則其不書葬何以魯不會葬也

晉欒書帥師侵鄭

侵左穀皆作救胡傳從之按蟲牢之盟鄭服於晉故楚伐之秋楚嬰齊伐鄭冬晉欒書救鄭七年秋楚伐鄭晉又救之屬詞比事居然可知也疏乃不辨其譌而以為晉又侵之乎

襄公

八月螽

註謂煩擾之應竊疑當專引城費蓋費屬私邑於夏城之煩擾甚矣螽之應以此若来朝出聘何國蔑有寧皆致螽註引列朝三事似乎可刪

雖揚父之惡救國之滅者可也

孔子云子為父隱父之惡也而可揚乎且亞之心特欲自立烏覩其以國為滅而救之也疑公羊未必果有此意

孔子生

穀梁書孔子生於十月之下歷朝譜畧因之而公羊傳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愚按經十月朔是庚辰十一月安得有庚子乎若是庚子則十月二十一日也程登庸年表辨正謂孔子生於魯襄二十一年巳酉十月二十一日庚子蓋從穀梁林堯叟亦從之

昭公

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

此即毛詩檻泉爾雅濫泉固有涌出者非必因戰而
然也何註殊鑿其云蓋戰而涌為異亦屬疑詞劉氏曰
此地名耳豈謂戰而泉涌乎良然然以公羊為非恐公
羊只解潰字本無因戰而涌之意未肯為何休累及耳

北燕伯款出奔齊

北燕召伯之後姬姓在晉之北南燕姞姓在鄭衛之間

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

齊有公子陽生北燕亦有之乎既曰公子陽生矣乃改

玩而字似不應作推原語

執事以羞

蓋以喪人不佞辱及齊侯謙不敢斥君故云執事耳註疏謂昭公自謙比齊下執事恐與喪人不佞重沓

賢者孰謂謂叔術也

客謂予曰叔術惡乎賢以顏夫人之語而殺顏者特好色耳非為兄報讐也且顏以淫亂而天子誅之亦何讐之可復乎如以讓國為賢或者天子立之之時叔術

在歟故杜氏汪氏以為闕文而胡傳仍存何字

魯不應復得正以不能保守先君世邑而失之故也

既責魯不能保守則齊人来歸自當受之乃云不應復得得無矛盾且前經得寶玉大弓註云失之當望得之當除疏云失之足以為辱得之足以為榮何於世邑而獨不然經書来歸何氏林氏皆以為齊人心服而願歸其說為優

正

聘諸侯非正也甯所未詳

武子未詳穀梁之義特泥於周禮大行人職而不考之

時事耳楊疏亦未之見惟胡傳為得之蓋諸侯不朝而

王使下聘傳云非正者傷周室之衰也

若值月前節却

月前已是五月也節却猶是四月之節也故下云則與

四月相較不多

子同生

或問程胡皆以為重嫡冢之法是固然矣然他公嫡冢生舊史皆書何獨削之穀梁云疑故志之劉氏又謂何有仲尼反疑其先君者似亦不為無見也余謂穀梁之說本謂時人疑非桓公之子仲尼惟不疑故不削以明魯嗣未絕若疑為齊襄所生與莒人滅鄫奚異哉桓公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子同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仲尼所以深信而不疑歟

丁未戰于宋

左氏公羊俱謂與宋戰蓋戰於宋國之都故不地穀梁獨以為魯與鄭戰不知何據

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

疏云齊魯大小不敵怨之竊疑君父之讐不共戴天安得以弱小怨乎齊人取子糾之傳云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然則以千乘之魯而不能討父讐反不以公為病乎不責踰國而討明不待踰國者固

窃疑九世之祖服制所不及必報讐歟是使報復無已時也且既曰當報何必為襄公諱即欲諱焉不書滅足矣何必以大去為文哉當從胡傳

朔出入名以王命絶之也

此與朔出奔傳朔之名惡也義同蓋言入逆當名出似順而亦名者天子召而不往故皆以王命絶之也

不使齊師加威于郰而郰降則固加威於郰矣公羊云曷為

經書齊師圍郰而郰降則固加威於郰矣公羊云曷為

不言降我師辟之也然經已書師及齊師奚以云辟胡傳以為魯不能服邾庶乎與經脗合

閔公

不以齊侯使高子也

高子奉桓公之命卒立僖公紓魯難故賢之而不名書使則專美桓公矣書齊高子則君臣皆善江熙之說是也

僖公

獲苫挈

穀梁似傳奇一則左氏公羊皆不如此說范註引江熙語良然楊士勛疏何乃駁之

此謂璧馬之屬

范武子註註此晉國之寶也此字耳若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則不如是解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此字蓋指受幣借道言閔遇五以范註此謂璧馬之屬為訓此小國之此將無不知所裁

公穀以為齊滅之左氏謂魯公在會而師滅項愚按經不書齊復不諱滅故林胡曾從盲史

二十二年虛言也

按下經宋公茲父卒距戰于泓之時七月左氏亦以為公傷股則穀梁子之言蓋不虛所以不書宋公敗績者衆敗而門官皆殲不獨宋公矣

夏四月卜郊　大全李氏曰桓文用事不知所出

文公

且天子得下婚諸侯何為諸侯不得下娶大夫

天子若不下婚將焉娶諸侯自有敵體可婚者下娶大夫非所以上承宗廟下臨臣民不當以天子為例

夜姑仁

夜姑奚以稱仁歟愛人之謂仁夜姑則忍甚無我之謂仁夜姑則私甚

然則何為不言獲也曰古者不重創

曹三大夫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之下明齊致敗之由以為戒也次明書曹公子之義次明書曹公子之義共作一篇下盟于袁婁傳獨言教郤獻子者晉尤強能率三國以敗齊公羊則以為秋七月及國佐盟之傳亦是追溯齊致敗之由如范氏說經單言季孫傳乃突出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耶

又按左氏多無經之傳似不必以經無文而橫發傳為疑蓋經書首時而聘齊之事適在此時故穀梁子作傳

虧形絕嗣無陰陽之會

周禮墓者使守門宮者使守內則閽寺是罪隸故不得齊於人如楊疏所云但論其身不論其行世豈無未嘗虧形絕嗣有陰陽之會而亦不得齊於人者哉

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

此傳與上文不屬愚按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胡傳云或者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玉帛之使交

蒐狩習武禮之大者將以為田之大限雖崇蘭亦艾之而不惜

不書冬甯所未詳

何休云去冬者蓋昭公娶吳孟子之年竊疑當襄之薨公子稠十九歲矣乃即位之十年而後娶何其晚也諸侯重繼嗣不必同於士庶三十而有室果以娶吳耶貶之矣以去冬乎賈服以為刺不登臺視氣容或有之而杜氏楊氏俱以為闕文與范註合

弒其君虔于乾溪

靈王之縊以師潰也楚師之潰以觀從者劓也故經書弒君於比歸之後五月之前夫從師於乾溪而告以先歸復所後弒虔之謀昉於觀從成於觀從而經繫弒於比者以比為觀從所惑不能以義自守君弒而身隨之身死而弒君之名不得免焉可歎也故曰為人臣子而不明春秋之義必受簒弒之誅

大全而諸侯不至大夫于役

此蓋解獲字之義喜其為瑞也而引取之非魯與孔子爭相引取也註謂麟自為孔子来魯引而取之不與魯之詞果爾則孔子將爭此瑞以為已有乎何以為孔子

十三經義疑卷十二

華亭吳浩撰

爾雅

穀善也

註云未詳愚按毛詩頗多俾爾戩穀之類

崇充也

儀禮崇酒謂酒薄充滿一飽而已

昏强也

昏當作昏書不昏作勞昏音閔與瞑同強也

虺隤玄黃

註云皆人病之通名而說者便謂之馬病失其義也按周南卷耳明言我馬虺隤我馬玄黃則說馬病亦可而景純必以為非馬也人也何居

父之從父昆弟為從祖父

從祖父從祖世父也從祖叔父也從祖者從祖而別也

從父者從父而別也

舅之母為外姑

舅當作妻

夏曰復胙

釋天祭名夏曰復胙郭註未見義所出愚按穀梁楊疏曰復胙者復前日之禮也有司徹賈疏云復胙者復昨日之胙祭

丘背有丘謂負丘